

博

趣

齋

藁

博趣齋藁卷第十三

記

矩庵記為陳宗之作

古之學者惴惴焉惟恐違乎道今之學者貿貿焉不自知其所為宗之讀孔氏書而有味焉名其庵曰矩余於是乎知宗之非今之學者流矣宗之早有聲於南畿諸士子間及舉鄉為第一試於禮部於大廷俱高第文辭泉湧而雲敷泳游經史而泛濫乎百家之言夫號稱學者於今之世如斯而已其或知古之學有所謂道者則徃徃厭經書之勤而專求之於其心

卒無援依以墮於老佛之歸至有實崇在列尚高虛
恐吾儒擯而不納則頗援周程而未免醜詆晦翁嗚
呼其厚自誣而無忌憚也亦甚矣哉宗之將進於道
而有味乎矩之一言是豈今之學者所及知哉矩法
度之器在人則自一心以至於一身之所具日用之
所接凡有是物必自有當然之則而非人力之所及
者是則所謂矩也庶民去之君子循之聖人安焉士
希賢賢希聖之謂學學者所以求復是矩也宗之自
是收其放心刊落浮言讀書窮理以考聖賢已行之
成法慎于閒居之奧而察于應物之頃朝夕自省於

法度中如古人之惴惴焉者則道在是矣身與廢居
心與矩隨此為己之學所謂古之學者也余有感於
今惡乎不記

補燭記

弘治癸丑執徐八月我主魄余直夜祠部吏人進燭
瞑目而坐頃之灑灑有聲乃睇焉則燭之層內溶而
逆案有故箋列而防之以為奇策復瞑目坐鐸巡者
報一鼓闢目視則爇箋離披汁四潰出循膚而下懸
者累累如畫棗子母手接探澗果狀墮几而蠹者若
恠石枯松層樓銳塔奇者若嬉兒伏犬最奇者若老

翁負子未角之積奔而返顧蟻蜂蝓蚓攀緣而上其
汎濫如江河點綴如珠至者不數而其勢潛然未已
也余曰息焰可免乎吏請以末益補其缺徐以其余
為之垣燭燼不復壞也嗟乎燭以堅為體以明為用
以不壞為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內有所熾
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強藩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
閉目焉故箋之防適以為病吾且以為奇策焉向雖
吏之請其不為棄物也哉余於是有感焉治安之國
光大之朝或登一匪人行一戾政則衆嘵嘵然訴嘖
嘖然議矣及乎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

習慣以為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心而風俗始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宜弗之覺方且以故筭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其可慨夫鹽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吾燭為良燭然則興治之策極弊之才世未嘗乏顧人不知用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芻蕘又曰為政在人余於是乎重有感

平水書屋記

樵者趨山漁者趨水耕者趨野貨者趨市所趨在是其志在是而樂亦在是仕者趨朝豈有異於樵漁耕

貧者乎世之官師小吏走塵土以事人莫不足其志
而安其樂若有軒冕金紫之華者則雖顛毛雪墮而
猶以休為諱矧乎壯年高第立天子之廷則其志當
益遠若健翮之視長空駿足之走曠野豈有不樂乎
其心而外其職位以為樂者哉吾友安君行之居山
西之平陽家食時嘗一出郭遊而愛所謂姑射山者
導山而左得泉曰平水始如青蚓素練縈迴於沙石
叢薄間東流數十步潺潺有聲聲漸揚勢漸大而隴
畝園圃之灌漑禾稻桑麻之侵潤草木魚鳥之憑藉
清涵曠霧秋蟄春鶯幻變無窮應接不暇蓋每愛而

不能去去而不能不重来也于是擇其尤勝者買田築室焉今君宦于京師十年矣乃遣繪者筆於素楮廣不盈尺其境鬱然而不窮其趣悠然而有余時或披閱則長吟獨笑起而永嘆不啻置身姑射平水之間而讀書於其室吾觀今之君子以宮闈廊廟簪紳冠珮形諸圖畫張寵光榮遭際者徃徃而是君以進士為行人年未及強仕名久則大位登則崇宜其樂之在此乃記憶乎服韋布而躄寂寞者庶聊取適之具豈君子之志獨異於人人而所趣者非其身之所處耶抑君子志超乎人之上與古之君子者為徒世

固莫得而同也。古之君子脩其道於身，而後用於天下，不用則歛而退，以淑人而善俗，是進亦有為，退亦有為。故有常樂而無暫憂。今之君子，反是。進則爵祿之詡耀，退則嗒然無據，咄咄窮廬而已。石子好學，嘗善以名節自厲。子嘗以為有東漢諸公之風，仕於朝，不忘乎山林，不求於進，亦不必求於退。惟其時焉，持君之志安往，而不得其樂哉！乃記之，而後復歌之曰：姑射西來擁律萃，下有平泉清滴滴。地靈只恐隔乾坤，境幽但覺饒歲日。飄飄仙子或駭鸞，往往古人曾築室。聞君買田託以老，逃世誅茅筮之吉，名爾間幽庵足。

幾椽堪貯奇書盈萬帙碧松枝老巢鶴雙素壁亭空
掛琴一新稼香稷歲十千遠眺遊童春六七紅塵不
久利名樊青山獨抱烟霞疾別餘十載夢屢勞身斷
千里愁難述朝川已付良工圖浣花重借騷人筆虞
翻元無媚人相諸葛自有傲世膝富貴安能賴軒冕
爾我終當向蓬華

馬生夢記

平陽馬生生十年而母孛亡今四十年矣日望望焉
若遠出而冀其返也時或悻焉若聲聞於耳容接於
目則適墓而繞觀山光草色聽鳥鳴啼無非助已

之哀者嘗赴試太原夢於途之靈石見母衣敝遂歸
製而燭之今歷事行臺又夢於水清舟中有告者曰
而母居是屋生趨視之瘠偃於床泣而覺吾友張伯
玉為予道其事且以記請余曰思而有夢周官言之
生於母無時不思嘗無寐不夢而二事亦道生之甚
哀者耳世教既微事親鮮克以孝聞者且生不能事
矧沒而能思乎生思其母而屢感於夢則其思之至
而哀之甚也孟子稱舜之孝為五十而慕不遷於少
艾妻子以為難今生之年且半百而戚戚之念若孺
子然循是以往豈非所謂終身慕者乎吾聞生有父

在焉其所以供子職而致養者必有道吾晉之鄙將薰而仁愛以敷其風則為世教助不淺矣然古人論孝推而至於忠事君順事長極而至於莅官敬交友信余又欲進生於孝之終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生祠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年九十而公之子承禋作公生祠成祠周垣五畝前有門有重門後有園重門之內為堂肖公像堂有東西序東刻公初止作祠詩堂前有亭亭內碑一四面刻公所受勅亭東西碑二一刻學士張元禎底柱圖贊元禎以公特立若底柱

然故贊以獻公一刻祭酒劉震所作公壽像記堂後
為寢亦有序寢後西偏有門達西園始公家居築書
室祖塋之傍名曰西園雜植松栢梅竹牡丹芍藥諸
花於圃而堂序之間亦然公六子承祚承祐承祿承
祥承禋承裕仕者致其祿居者致其養承禋以養於
庭若無以悅親者故作祠焉祠之費皆自為之不一
干有司每遇和適之時奉公居於寢率其子璿璟捧
觴為壽公甚樂也先是承裕作弘道書院以教諸生
之秀者諸生請公為詩以故諸生謂雲鳳為記予觀
於天下宮室臺榭苑園之盛惟闕輔之間為最盛以

秦漢唐皆在焉故也今豈惟頽垣遺礎無一存者乃
並其處失之大者若阿房未央且不知其所在而况
於他乎祠之有無不足為公輕重也公自進士為翰
林庶吉士歷知府布政都御史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或事君於朝或治民於外或平亂於賊寇
之方殷或釁於水旱之交至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
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
子產今年九十矣猶攷論經史著述為書而一言一
動必揆諸矩度濟南伏生九十餘能口授經衛武公
朝夕儆戒亦九十餘公與二人無不相似此殆傳之

終古而不朽者然則公亦無待於祠也雖然古之賢人君子今其鄉多有祠或有像在圖記亦惟其人焉耳若公者後世觀於史見其事業之隆讀其書見其論議之正慨然有奮乎百世之上之嘆則是祠也是像也嗣而葺之繪而傳之如今視古不獨王氏子孫之私有也此承裡之志也夫公名恕字宗貫三原人嘗以介名其菴學者稱為介菴先生脾自稱石渠老人

岷州衛重建儒學記

觀於四裔而後知中原聖人之化之深也聖人之道

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敬兄友而弟恭夫婦有別朋
友有信有冠昏喪祭之文焉有禮義廉耻之風焉有
鄰里鄉黨周恤保愛之義焉當其盛時化入於人如
水之在地浸漬充滿無處不到如春之著物溫和之
氣薰蒸透徹無一不足聖人既往猶不至泯滅或有
竒邪乖戾之民則衆執而獻於有司有司者據理考
法以論其罪聖人之化至於如此豈一朝一夕之故
哉岷故研種羗居焉西夷也舊以州統之大明洪武
中曾國公取其地降其人號為熟番其在前元降者
為番民總為里卡有六又徙內地民一里以實之不

堪為州乃設軍民指揮使司戍以甲卒萬而建學為
民之徙者卒之戍者居既久舉止語音與番民無大
相遠然秀且文者亦時有之學在郭外陋弗稱按察
副使張君泰守岷二載疆圉脩飭諸戎和輯乃相地
之善鳩材之美徵工之良重建於城內殿廡堂齋既
雄且麗張君遷去予代至復作崇閣以威賜書予改
提學而張君天衢代予不可無言以告岷人然孔子
之道大矣岷夷也予為岷人告不能誦其全體姑舉
其一節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此

二端者雖因子張樊遲問而發大抵忠信恭敬人之
所同具而頃刻不可離焉者也行於夷狄者不可舍
此則凡有血氣者皆有之可知矣岷人勉於是而后
讀聖賢之書則予所云聖人之道書皆在焉以忠信
篤敬之質求進於道之全體雖中原之學者不過如
是而已予觀岷人多欺而寡誠習怠而崇慢故告之
以忠信篤敬以先砭其病非但為道之一節而已也
中憲大夫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前
整飭兆岷等處邊備和順王雲鳳記

博趣齋彙卷第十四

記

陝西提學題名記

我

朝建學於天下以教士而取以官之用康兆民正統
初又設提學官學之政皆統焉陝西自正統至今凡
若干人矣竊其姓名爵里欲可考也提學與他職事
異士之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黜不以請託偏昵之私
雜乎其間天下之綱紀所以振也徼幸無門則奔競
之念自息天下之士風所以正也如是則人皆務學

修行而孝弟忠信之化行天下之民俗所以厚也嚴
其科條以作其怠寬其限期以養其成一言之矣有
懲一行之違有罰天下之人才所以盛也然人必能
克去私意習中純天理因事而至於仁人之地然後
好惡足以公天下而服人心不好賢非仁也好賢不
為非仁之至也不惡惡非仁也惡惡不甚非仁之至
也惡惡不甚者其好賢必不篤是故為提學者在乎
仁而已矣是說也自勉以告後之提學者

正學書院進士舉人題名記

弘治戊午今總制邊務都御史巴陵楊公為提學副

俊達正學書院教士之有志於遠且大者時來學者
甚衆至今不墜三歷取士之科舉於鄉者八十一人
舉進士者十人鄉舉皆得解元而進士得狀元一人
今制仕進以進士為重其次則舉人士之舉又皆以
魁為榮豪傑之才胥此焉出書院未十載所得如此
亦盛矣予恐其久而或泯也鑿石以登其氏名世所
謂題名者然石雖堅有時而泐則名亦因而泯矣故
題名於石者不若題名於天下也題名於天下則百
世猶今日也題名於石者予之所能也題名於天下
非予之所能也題名於天下非可矯情違道襲取而

計得也羿善射而百世以射名之劉伶嗜酒而百世以酒名之有其實也實者所以為名者也全德者名為聖多善者名為君子篤行者名為善人皆任之自勉何如耳故今予之題名於石不若名之題於石者之自題其名於天下也繼舉進士者次于后舉人具列石

正學書院藏書記

正學書院士之顯拔者皆萃焉始弘治庚申今總制三邊軍務左副都御史巴陵楊公為提學副使建書院即蒐葺各學遺書得儀禮陳氏禮樂書真西山讀

書記通鑑記事本末以示學者未幾公遷去雲鳳繼
至益以石刻五經等書茲八載矣然蓄猶未廣士用
固陋時歲歉乃鳩粟且請公成初志得白金統易書
若干卷恐歲之無常所歲久其逸遂請于巡撫右副
都御史肅寧張公得材作樓四楹樓有厨厨有扃鋪
掌以鄉之耆書逸則責之償以防盜竊及假而不歸
者士將觀其書言於其師識之籍借友一人登樓啓
厨而出之觀已識之籍納焉其就樓內觀者不禁於
是士皆充然若有歲數萬卷者西安知府內江馬君
炳然又錄冊府元龜文苑英華諸生涇陽御史李錦

于咨叅議趙鑑孫授長安張錢各以家所有書來獻於是天下之書其大者畧具矣然詩書造士周道也遂古聖賢蓋無書可讀孔子以己無行不與二子其教有非專在讀書者而雅言乃在詩書子路亦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然則孔門亦未嘗不讀書也但自處上橫議而老莊百氏迭起正學不明而詞章之士掉臂鼓喙於世其書後世有述焉若學不知道心無權衡以稱量之黍稷莠稗混為一器而不知所擇其不至於多岐亡羊七聖迷途者幾希故讀書者必先之大學以定為學之規矩次之論孟以盡聖賢之

精微極之中庸以究參天地贊化育之妙皆不外乎
君子之一心由是反而約之吾身動必以禮以踐其
實使所讀者不為空言而後盡讀天下之書一以貫
之以免於徇外誇多玩物喪志之譏不然則書自書
我自我儒衣儒冠而見識無以異於市人私意橫豎
胸中功利之說紛錯目前隨物變遷茫無所守近之
不足以脩身遠之不足以治天下雖多亦奚以為哉
書之名數劉子石肯

遼州學田記

宋元學皆有賜田其無田者則守令之賢者必為給

之上無所禁焉洪武十五年

太祖皇帝以天下學田多寡不一著令每歲給米府一千石州八百縣六百田有餘者歸之官不足則割他田足焉後去田而惟徵米於有司以至於今然是時諸生府惟四十州三十縣二十蓋凡學於學者無不廩食之人後有增有曰增廣各如廩膳之數有曰待缺無名數之限故每學之中廩食者不過三四分之一其孤貧之士困於飢寒迫於婚喪而無所控訴者多矣州縣或有閒田官必令輿隸耕以自取其入否則賄賂請託以與人耕若告之曰以資諸生之養

則睥然弗聞也大抵本朝士大夫不喜稽口禮文教
化儒業之事乃習尚致然已非一日遼州故有隙地
二一在城南西隅一在蘇亭里乃前守自耕及與人
耕者今守楊侯取以畀之學請于巡撫何公公從焉
其耕獲之役歛散之法具有明約予聞而喜之予曩
守陝州曾毀太山廟以其址與學監司以為非及提
學陝西有正學書院每欲置田數十頃謀之數年此
可彼否竟以無成今楊侯能行人所不行之事何公
能從人所不從之請然則予之喜豈特為諸生溫飽
之私哉有慮於是焉耳侯之好儒而獨於禮教如此

諸生可不知所以副侯之意乎今學者雖群然日誦
聖人之書而不知以一言用之于身規為識見與以
異於鄉里之常人迨入仕路則又以智巧求合於時
姦諂求富於利惟便其身之為而鮮有君民之念然
則何取于學哉吾遼諸生自今反此而求吾所以為
人者于吾所讀之書主敬以存其心窮理以明其智
行道以復其性窮則以是脩於家達則以是用於世
則侯之意庶乎其不負矣侯名惠字澤民洛陽人以
辛酉治高遷而來愛養貧弱招徠流亡吏氓姦慝境
無盜賊頌曰氏鄉約以化其民其政之善多可書云

山西提學題名記

進賢退不肖於

朝廷之上而致天下治平之盛者宰相之職也進賢退不肖於學校之中而立天下治平之基者提學之職也國無賢責之宰相天下無賢或莫知所責焉然則提學豈直考課巡閱之間而已哉示之以聖賢之正而使之的知所向聞之以良心之好而使之自不能已士之賢者廩之舉之以勸不能者而不肖之終不可化者不使亂苗敗群於青衿之列此真提學之職也宰相之職失壞於一時提學之職失賢才之根

砥拔矣嘗執是以求之提學有定論焉正德己巳泰
和陳君文鴻提學山西使士皆讀朱子小學為立身
之本讀近思錄為入道之門凡曉告學校者無非正
士風典禮教之事而以身率之吾邦之士翕然服從
皆知正學之可以脩身而及於天下然聞者未察或
以為嚴嗟夫寬嚴之說不明於世久矣舜之命契欲
其教民以親義序別信五品之倫必優游漸漬以變
其氣質養其德性而各有欲去理存喜悅自得之妙
然後能之非一朝一夕之可致也故曰敬敷五教在
寬今學校之教其本固不外此而舉業之淺深高下

固不可以一律齊然有讀書作文之程夜入西出之
規凡所以防其侈放而約之禮法者自不可畧提學
所統少亦不下萬餘人非有朝訓暮誨耳提面命之
相親也若非嚴為之令則條格徒掛墻壁若罔聞知
挾冊而喜易衣而遊甚則凡民之所不為而為之者
矣許魯齋在太學有大體要嚴密之言正以此耳况
當此教廢法弛民散人玩之時予以為十分嚴方齊
一二分事此救弊之術而論者往往以因循姑息周
旋人事善惡是非不大別白為合時宜是豈有教人
濟世之實心者哉君存主以寬而作用以嚴其在湖

南亦若是提學之道在是矣嗟夫吾蓋吾道而人之
知不知又安足計邪君暇時哀正統以來提學者刻
之石而徵予為記予以世未嘗究提學之職之重也
故為之說如此而記其故曰提學始建於正統元年
後罷於景泰庚午而復建於天順辛巳自高公志至
君十有三人氏名爵里皆具石在晉陽書院之提學
分司虛其下方以俟來者正德庚午八月望日也

黃鶴山恭慎壽歲記

徐君壽卿走書京師徵予以壽歲之記其書悽切讀
之慨然興懷予曩為祠祭郎中君為鞋相得甚懽後

君以父憂南歸予亦黜於外不常厥居蹤跡不相聞
音問不相通者十五年今君以六十餘而予亦華髮
墮顛矣海內故人落落無幾記不可不作也君先葬
其配安人丁沈二氏於黃鶴之東岡因自築一壙名
曰恭慎壽藏君以主事考績受勅有持身恭慎之褒
故名焉

君命也君先世自汴徙浙居於德清之大麻溪代有
聞人至君之父一誠居士名益著君通曉事務敏快
而持重予同官時資籍實多觀茲壽藏之作又可見
其遠矣昔漢趙岐唐司空圖皆自作墓或畫以古賢

人之像或引客賦詩酌酒為樂是雖三代所未有要
非超乎死生之外者不能為也君其二君子之流歟
然君累世積德一誠公雖富且壽未獲用於世君已
貴而亦未大其施天蓋將畜報於君則君之壽未艾
也君名九齡壽卿其字登丁未進士為主事三載父
母皆膺

褒封之典云

遼州孝子節婦記

江陰高君曾唯為刑部郎中以無罪被逮巨姦劉瑾
責官鬻獄或曰彼意在求賂君不聽竟謫守遼時政

令苛急小民愁怨上下交征靡然耻道喪君泰然以廉
平處其間期月之後政脩廢舉民用和輯君嘆曰治
道須漸復古古之治在教化風俗於是求忠孝節義
之人於境內得父死而廬墓之子一夫亡而不嫁之
婦二十二將次第疏其名而旌之乃擇日偕僚貳具
綵幣導以鼓吹適聞其廬而往禮焉觀者奔湧咨嗟
戴白之老或至泣下曰賢哉吾守自吾生所未見也
盛哉此舉吾今幸得見而死也轉相告語遠邇歆動
又刻其氏名於石以永其傳而哀國初以來之孝節
者併刻之嗟夫自秦漢以來世之君相不復講於教

化風俗之事也。又矣守令間一二君子乃獨留意焉。而其效亦未嘗不立見也。君今日之舉吾遺孝節之風不益有所感而勸矣乎。使今為州縣者皆若君古之治其不可復於今乎。君昔葬父以養母入城不獲居墓側至今為恨。而君亡弟賢之婦沈年少守志。君之脩於身訓於家者如此。風化之行必有所本也。夫風化之本有志者可不講也夫。

○高太守學田記

尚志而為仁義之謂士。脩於家以化其鄉人用於世而君正國治天下平者士之功也。養士且莫盛於三

代而經傳無聞焉豈當時田皆井授士皆有田以自
養而不賴於上之養耶然一夫受田百畝而野無閒
民士而有田孰與之耕乎四民世業而農常為農工
常為工商常為商農以耕自養工商無田以藝以貨
自養士而無田孰與之養乎禮有有田則祭無田則
薦之說蓋士亦有有田者而孟子曰無恆產有恆心
惟士為能則其無田者實多有不能不賴於上之養
者矣此彭更所以有士無事而食之譏也但古者天
子治畿內諸侯各治其國黨庠遂序之學以教小子
自食於家不須以養及其既長果有卓越之才可以

進於明德新民之道然後升之國學以需其成其人
蓋亦無多而所以養之必有道而不可考矣至漢以
來往往憂於用度不足朋徒怠散宋乃有贍學田而
有無多寡不一惟今制學有常廩士皆復其身及其
家二人勿事者在令甲有司掌之蓋前代所未備也
士生斯世何其幸哉如是而不尚志不為仁義豈不
負所以養我者哉江陰高公謫守遼州志在教化以
諸生猶有困於貧窶者以布給之既而思可久遠之
道乃取於廢寺之遺田未籍之閑田八十一畝出其
俸金易民田一百三十畝歲收其入以贍貧士學舊

有田十六畝於是總計為田二頃九畝漢唐宋之養士惟宋為盛然其每學之田大抵不過五頃他無所有也今遼學既有國家之常廩而又有田幾於宋人學之半豈徒食焉而不知其所事乎所謂事者志與仁義是也今日無講學脩身之志他日必無致君澤民之業今日無廣居大道之實他日得志必無與民共由之道視君國民物若與己不相干惟以高官厚祿祿帛囊金為事而已然自國家以經書之文取士凡吾所謂志與仁義者以而誦習夫人知之反以為常談而莫之省世儒學士耳慰自嫌不舉以出之口

遂致天下學無本源人材日壞識治道者憂之然予
舍是則他皆不足言故以告諸生庶幾高公之意焉
耳高公名貫字曾唯先為刑部郎中以執法忤巨姦
巨姦死乃召為戶部員外郎

博趣齋藁卷第十五

序

贈潘以正陞山西憲長序

惟天有號令周流於四時之中鼓動萬物生成榮枯
雨露霜雪各專其功而無所歸功焉者謂之風唯人
君有號令付之執法之臣洗天下之垢汚䟽天下之
壅滯作天下之精神謂之憲憲法也一官有一官之
法一事有一事之法一物有一物之法世之有憲猶
天之有風也天之風動物而物隨之無遠弗至無微
弗入無時弗有有似於憲故曰風憲今以監察御史

按察司為風憲然舉其職者纔至十之二三人必以
為過而波流風靡者無議焉蓋人習於見聞以常為
恠者之過而非舉職者之過也以舉直為過亦識治
道者之所憂也溧陽潘君以進士讀書翰林遷御史
遷副使今遷山西按察使皆風憲也君為風憲克舉
其職者夫持法不可移而凜然人不敢犯者風憲之
體也疾惡不究其既往而好善惟恐不及者風憲之
量也君實兼此二者而有懷必吐俶俶向人不自戢
隘見事之不可惟恐已言之不盡人聽之不審所至
風聲赫赫人望而畏之君子可謂舉其職者矣君之

舉職貪污者之所患而山野民之所喜也提學憲副
陳宗之作詩送君凡同官於此者皆送以詩而宗之
實唱之凡道遠山川風景之勝友朋知契離別之情
盡於是矣余故言以風憲之說焉然予亦濫是任而
職之不舉則可愧矣

送大叅陳君宗之序

予讀孟子而知治天下之道孟子當戰國民窮財盡
之時齊梁秦楚之君各爭富強以馳騖於天下其餘
滕薛小邦亦莫不欲保其人民於兵甲勦征奪頰
繁之際孟子抱文武之道倡仁義之說且有出於人

智料之所不及使聞者心嘆神服其驚目恠奔走信
從於我而乃今日曰五畝之宅明日曰百畝之墓不
曰畜雞豚狗彘則曰脩孝弟忠信其言淡然尋常無
味時君慢而踈之孟子不以是自貶至今論孟子者
不聞以是貶然則治天下之道如是而已乎此其本
也且後世官府之擾擾盡日不得息何也類非禮樂
教化之事也非催科則獄訟非兵馮則徭稅民生無
恒產幼無鄉教姦偽日滋天下日入於多事如是而
欲求三代之治非所聞也本朝以里甲聯綴天下之
民民歸於甲甲歸於里里有長有耆老天下之事皆

起於里甲長老天下之弊亦藏於里甲長老法不行於里甲長老雖有堯舜之澤格而不下滯而不通里甲長老總於府州縣督于布政司布政司之設非輕也其長為布政使貳為叅政又次為叅議皆有左右而使之階亞六部尚書一等叅議加按察僉事一等其階崇其官至六員之多其長不專任一人事必叅謀而後行其職專以民為事凡民之田宅農桑家塾鄉校教養之事無不得問而今居其職者於民事判然若不相干號為能其職者不過致意於錢穀期會之間而已錢穀期會者事之末也天下之本莫先於

田宅農桑家塾鄉校然里甲長老之弊不滌則皆為
虛談文具反以殃民此皆有識者之所憂而世以為
笑且以為迂者也上元陳君宗之為提學副憲處諸
生有義有恩操履純潔孚於上下凡士子登降之序
皆手自書之不與吏人今遷江西叅政子願君求治
天下之本以助吾

皇雍熙之化君其笑予言之迂乎

復古易後序

秦以易為卜筮書得不焚故易在六籍中號為完書
漢人有以十翼冠一傳字於其首而統附於上下經

二篇之後者或曰費直為之今考其本傳則曰以彖
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已豈費氏始以傳說經
其徒轉相授受遂以附其後歟厥後鄭玄始析彖象
附於各卦之末王弼宗之復以彖并大象綴於各卦
之下小象綴於各爻之下而軋則仍其舊又增文言
於軋坤之後雖曰欲使學者尋省易了而不知孔子
之易固未可為文王周公之易也程子作傳亦用弼
本汲郡呂氏嵩山晁氏始欲復古經傳各為一書而
間有未盡合者東萊呂氏又更定著始復孔氏之舊
而朱子因之以作本義嗚呼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

是以儒者尚之然穿鑿於漢人之支離假竊於異端
之邪曲書雖存而道則晦矣書不亡猶可以明道而
鄭王二子乃割裂淆亂焉遂使百千年來世不復見
古聖人之完書其亦不幸矣朱子求復古易所取
甚博卒從東萊所以處之者已審後聖有作蓋無以
易而董指天台直張建胡炳文陳普懼諸家相繼攘
臂而起各用已見更置紛紛迄我朝儒臣纂輯諸經
於易謂程朱不可偏廢乃從程氏本而以本義分附
之且有刪改於其間自是朱呂之易復為鄭王之義
而讀本義者往往有不得其說者矣嘗與莆田宋孔

時談易孔時屬余繕寫如朱呂元本於是更加考覈
以就以編藏之中苟用備私覽且以就正於同志君
子云

送李朝振序

名紀潞州人

自秦而後重郡守莫重於漢而漢之循吏武相接名
相輝自唐而下郡守莫輕於今則雖有賢者亦不能
以自振矣漢法簡易刺史以六條監郡而丞相掣其
綱所事者以而任者專後世監司繁多令人人殊將
周旋文法日且不暇又安能建一事效一謀出於吾
所事者指揮之外哉故今之擁皂蓋而分麟符者簿

書治焉賦貢時焉訟獄理焉逸戍逋役之察且舉焉
則已謂之良守赫然衆之上矣而吾每持以質於武
相接名相輝者往往不類蓋上知所以責乎下則下
不知所以責乎已上下相安於苟且養望待遷而已
然則如吾民何吾邦潞人李君朝振以故城尹有聲
進為錦衣經歷復有聲今遷臨兆守故城敝而錦衣
劇君處之未九載民懷事理繡譽在人口耳其吾所
謂賢者耶今天下之民病而俗壞亦已甚矣而天子
憂勞至惓惓也郡守吏民之本故每慎是選不輕畀
人君自縣而郡則民隱所在乃其素諳願而取諸囊

中以施之足矣自內而外則親見吾君憫民擇守之
意凡所以爲吾民者當何如哉臨洮爲郡處於陝之
西偏地瘠產薄民多愁苦羗戎雜居禮教不行則又
有甚於他郡者夫志在足民而卒之郡以殷富漢之
人有行之者召信臣是也志在化俗而卒民尚文雅
漢之人有行之者文翁是也吾將進君於二君子之
列則亦在乎君之自振何如耳今陝之藩臬多吾鄉
磊落才能識達治體之士必能相勉以有爲不徒以
吏治相促迫而已君之志於是乎可振而君之賢其
儷諸二君子哉君往矣群姦視我以起伏諸吏視我

以貪廉衆職視我以勤惰明其政厲其守先其身而後云云者可舉而施焉若徒度長絮大於今之守而曰古人非所及則非吾望於君者也

送和順劉大尹序

事易專令易行力易為者惟治邑則然而吾邑和順者其境僻無監司可否異同之奪其俗淳無豪猾爭論詞訟之擾其地迂而事簡無車馬將迎案牘叢挫之苦其民貧以故徃時諸君子惟以賦貢不時集為念餘則皆優游宴笑之口也是不亦事之尤易專令之尤易行力之尤易為哉日乎然則今於事者宜多繡

譽芳聲之士足以聳世觀聽而壯人志意者矣吾閱
之誌記無聞焉詢之父老無聞焉豈其邑不顯而賢
有司者之不至耶抑習於暇逸益不知奮往者無可
法來者無所感而然耶其亦賔有司者之難逢也每
思得高才遠識通曉治體之士如古之良令者始于
察吏胥之因緣欺弊而惠小弱憫窮獨興孝弟作禮
讓清徭役之濫勤士子之課嚴二氏之禁與凡申明
旌善養濟醫社陰陽之亭院局學皆有以覈其實而
不徒具其文私懷耿耿積以成年薊州劉君以鄉進
士謁銓部得和順令嗟夫

天子施德澤班政教於九重之上奉而致之民者州
縣之吏耳古之言良令者曰卓茂曰仇覽爵顯當時
名垂後世今誦其德想其人若邈乎其不可及矣夷
考其行事之迹則茂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其效至於
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覽勸人業農子弟就學其效至
於期年大化感逆為孝是豈非今人之軌範哉然世
屢降益下長民者簿書期會之外有以撫字教化為
事者人必以為迂而笑之自持不堅父而必解苟非
吾所謂高才遠識曉達治體之士惡能自拔於流俗
而有為哉若君者其人乎程明道為晉城令際茲

密而主之以誠心漢章帝亦嚴俗吏之矯飾外貌取
劉方之安靜不煩然則虛文無實多事自擾者又為
令者之所戒也

起齋彙卷第十六

序

都門別意序

營田之制莫善於我

朝亦莫弊於今日自兵農既判荷戈而編伍者不辯
阡陌之東西執耒而趨隴者不知卒旅之多寡惟所
謂營田無事散之耕有事聚之戰有寓兵於農之意
然漢惟行之邊塞唐雖徧行中州不久而廢我

聖祖監古作法凡天下兵衛鄰迹閒曠之地皆分畝
為此本耕以守令甲一定百世不改是其制亦不善

于昇平餘百年兵耗於逃亡貧於役便而田遂假於
豪奪棄於游惰田雖歲有登稼而兵則家無遺秉愚
嘗以今日兵馬屯田三者如不調之琴瑟既朽之屋
廬非解而張之徹而新之不可鼓而居也近世頗有
知其然者乃議分設風憲以任提督之責則始可以
興滯補罅救十之二三然非才能足以辨劇風力足
以懾姦廉介足以服人亦未易有為於其間也遼州
孟仲平以大理寺副膺陝西僉憲之命摠甘肅諸衛
營田事甘肅諸衛者陝之西垂控羗戎扼匈奴其地
安其兵當愈強其食當愈急而其責當愈重者也或

謂如仲平之賢當留在

天子左右不宜處之外且遠仲平亦有戀闕懷

君離群遠鄉之嘆余謂不然官有內外爵有崇卑職有要散君子處之一也故人能不于身家勢利之謀而惟

君國民物之憂則自廊廟以至荒夷以卿相而視倉庫我無加損焉且力易行而事易為者莫若風憲之職憲書之便仲平兼以往又挾辨劓齟姦服人之具則所以興滯補罅有人所不能為不敢為而為之者矣其名之大起位之益崇可計日以待又何遠外之

計哉

贈申靜之序

事有俗頽而勢成者雖聚千百人莫覺其非或覺而
返之雖聚千百人莫與其是此古之忠臣志士所以
感彘砥礪卒於世齟齬而不悔也若夫睥睨而窺遠
巡而趨同流合污君子耻焉我國家於兩畿外設布
政司以理民社錢穀田土有司之事按察司以掌刑
獄糾劾而兵馬城池則都指揮司主之然分其職者
或莫究其意專其任者或忘其所有事如按察糾劾
蓋余自髮燥而未聞焉然庶位之濟濟也豈無特立

之士出於其間者，執俗與勢之移，人不復自覺耳。至於刑獄，則又徃徃急於民而緩於吏，慎於小而遺其大，知寬恤之近仁而不知縱弛之害義。如此而欲為懲善勸以贊吾天子聖明之治，豈不難哉！河南按察司僉事有奉璽書督理南直隸諸州衛兵備屯種者，是以刑獄糾劾之任，兼錢穀田土軍馬城池之務，合三于一，厥責彌重。冢宰選於郎官之才，由是申君靖之以戶部員外郎承奉，以徃靖之蘊美於內，不事表襮而臨事明，以果戶部職錢穀事，易摧奪人嗜好，而靖之官七年，守益堅，名益彰，有前輩朴實之風，蓋吾

所謂特立之士者也其往踐是任也吾不慮其移於
勢俗焉

馬氏譜序

平陽馬良臣以所作家譜謁序於予予閱之喜自五
胡之擾以及元季中原世族故家徃徃徙而南嘗觀
於南之譜其先世之顯者大抵皆北人也以故譜莫
盛於南而秦晉燕趙齊梁之間每一兵燹之後闔數
口而為冢者亦歟哀哀奔竄之餘何譜之暇人習其
然無安固久遠之心間有不知譜為何物者我明百
年覆載生齒繁庶文明著盛舊一時干戈荆棘之場亦

彬彬郁郁有詩書禮樂之風士大夫始有聯宗族樂
太平之願而譜由是出焉良臣是舉可以卜世矣嗟
夫封建廢而井田隳宗法散然自唐以前猶重譜牒
有宗法遺意而近世忽焉今南人多有之而吾北人
忽焉世一改而族不聚親未盡而支已焚其可哉然
南之譜必引重於前代名賢甚者推極於唐虞三代
之世夷考之無徵也宋歐蘇之法上盡於所知可以
一洗俗陋君子尚之吾觀馬氏之譜取歐蘇法焉其
可謂有見者間有未善良臣屢以為請吾以官冗欲
為釐正而未暇也吾性不合於世終當讀書太行汾

水之間以訪古人之蹤則與吾良臣講者將有其時矣

固安令程侯頌詩序

弘治甲寅和順程侯景明尹固安下車問民疾苦可沿可革行之惟果姦豪斂避民則大悅邑治之西有隙地鞠為草莽侯以詢吏吏曰嘗為暴客所憑竊庫金從此逋矣侯嘆曰是豈細故哉急令民芟夷之分地授屨不決旬闐闐成商旅來地有南鄉者田窳隄廢野水歲傷稼侯曰是豈可緩募民及屯卒二千築之令之曰某日荷畚鍤以來熙一後者以安簿董其

役而率諸僚曰往視之民卒和輯厥績用成父老咸
曰我國豈真我黎民固安為縣百餘年矣我黎民不
敢傾聞官府之令德有施惠有不施惠亦不能卒數
蓋亦數十人矣惟茲二害震驚我黎民我黎民潛吁
竊議於下罔克聽聞程侯撫定定我子孫恩在世世
我黎民其可敢忘於是頌聲作於野達於朝朝之縉
紳咸作詩歌以彰侯休屬余序之余惟子路治蒲入
其邑墻屋完固孔子稱其善范仲淹為興化今築堤
衛田民享其利而史書之侯蒞子路仲淹之政而世
無孔子然國史具在侯雖欲讓而不書其可得乎然

民以乂而孚政以漸而成侯治邑甫半載其下用命
功之可稱述如此古所謂五月而報政者余嘗以為
誇辭乃今信有之矣系以詩曰惟山有雲惟苗之焚
侯來如雨匪民不欣侯來何慕我衣我哺我田有防
我野成聚惟侯遑遑惟民弗康曷冠之豸以待我
皇

送楊嘉興序

守令吏民之本所以師帥一方奉王化而致之民者
也古之言善治者必曰乂任漢宣帝曰數變易則下
不安民知其將乂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信斯言

古今在外若藩臬若郡縣推守之遷有滿九載者志
不可謂不久矣求其人若史牒所稱某某者則未易
圖談者之指焉豈今人果不如古耶用之乖其道也
漢法郡守入為三公諫大夫出補郡吏有治效者賜
金增秩璽書車蓋於是乎褒之刺史非六條不得問
待之重而責之深拘以文法者鮮以故君子長者出
於其間將以違事功則得安其位效其志而今皆不
然也守安固之說專治之權監司以奔走跪跽求其
下守以送迎賄求其上上下下以私意相求及其終
也清濁臧否何得陞遷嗚呼如此而欲求古良吏者

出其不難哉雖然此特其末耳三代而上進退賞罰不可黷亂為善去惡人有同風是以百僚廢位內外遠近崇卑要散位各宜其才人莫不逸焉安其分以脩其職而無身外之慕德盛功成君相舉之已無預焉由是化行俗善府吏胥徒安於其役農工商賈安於其業天下禮讓駢無撓法亂政避治奇衰之民後世義利不明廉耻道喪軒冕可以倖得通顯可以計取貪婪競進忠臣賢士衆度懼之惘然不平乃相放效胥吏農商群起而爭利士上可欺則賤貧弱可吞則吞垢弊風俗刑不可察夫民心不古而守令為一

方師帥雖有幹旋之機然非真有德義之行庶耻之
操足以服其心以為化之之具而又輕爵祿識事機
以身任其責求有益於國不求無違於衆求無毀於
民不求有譽於上安能陵厲風節進退綽然以盡教
養吾民之術庶幾乎三代之風哉戶部郎中楊秀夫
出守嘉興有為之情者則謂其年勞與賢有為嘉興
慶者則謂郡大務殷催科繁急民尚訐詐盜賊隱於
漁鹽徭役沒於豪猾吏胥為姦利窟穴而巨璫督供
錦綺於內箴者時往來於其境遇之失其道貽害而
取辱凡此數事秀夫必有以處之秀夫自登仕版幾

二十年牧恬守廉不事交結其平日視質然造進計一資半級於年月又近之間者曾不滿一哂而天性明果沈毅有幹局治錢穀給餽餉經事變熟矣吾君吾相將大用之豈特為一郡之治哉然則惜之者固為失而慶之云者亦恐未得久專其有也然余所期於秀夫者不但在是故特舉漢人之事以告不足又告以三代之事蓋非已所得為者固無如之何而在我者固未始不可為也

送廣平趙守中序

府視家守長也察察以為昆弟群屬以為子姪吏胥

以為臧獲睦昆弟任子姪敕臧獲以治一府之務如
治家焉一府之務民為大然近世為守者形諸政令
罔克念民豈事夥責重而反忘其大者耶吾邦聞喜
趙君守中以鄉薦高等起家為進士調戶部主事有
能名超遷為郎中督遼東軍餉績大著滿三載復入
理司事近廣平守缺司銓者謂非君當之莫稱以名
上得俞旨邦人榮之屬余以言贈贈以規求厥譽余
退而嘆曰天以民而立君君以民而建官士以民而
行道故有司之務無一不為民而有也衣冠而長人
者乃獨簿書賦稅為是急而未免害用其民其亦未

之思耶廣平在北畿諸郡素以殷廢稱甲近仍水旱
赤地四封流者累累千里之羈存者鞏鞏九空之室
村墟陌蕪鷄犬不聞予嘗以使事歷其境觀其狀蓋
涕下者屢焉今我

皇實以一方生靈屬命于君而君才足以為赤子乳
幸勿忘其所以為民者哉今民之急有二流移未返
而貢賦必取盈凍餒未蘇而徭役不少貸貢賦之必
盈徭役之不貸貧去為盜刑加其身不亦悲乎太守
張恂著于魏刺史嚴挺之著於唐皆茲郡之表表者
也恂治以惠愛良吏也挺之治以嚴正能吏也摧折

朽之後必有發生華暢之春君往為恂可也然必
察察以協我理群屬以分我職吏胥以用我命斯有
相濟無相奪而後可恂不然吾未見其易恂也然則
君不為挺之亦不可也為挺之者衣之以嚴正而已
矣以是為君贈